

《搜神记》之后

新神话掌门人树下野狐全新打造

2006 奇幻巨著《仙楚》

万千「仙迷」翘首以盼

仙楚

轩轾

树下野狐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1





树不飘狐◎著

轩辕轶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楚^①/树下野狐 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219-05578-1

I. 仙... II. 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951 号

总 监 制: 彭庆国

图书策划: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

责任编辑: 白竹林 杨 冰 李 洁 郑 洁

封面漫画: 翁子扬

插页漫画: 欧式设计
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
仙 楚 ^① 轩 辕

XIANCHU I XUANYUAN

作 者 树下野狐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578-1/I·884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楔 子 古物有灵知所适 001

第 1 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009

第 2 章 比翼连枝当日愿 019

第 3 章 意气相期共生死 028

第 4 章 羽驾何由到俗间 037

第 5 章 攀龙附凤当有时 046

第 6 章 楼头曲宴仙人语 055


第 7 章 暗香浮动月黄昏 063

第 8 章 邪鳞顽甲滑腥涎 072

第 9 章 玲珑骰子安红豆 081

第 10 章 绿眼胡雏吹玉笛 092

目 录

- 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 11 章 | 羽衣道士偷玄圃 | 102 |
| 第 12 章 | 瑞气炉中金玉流 | 112 |
| 第 13 章 | 狡狴猊貅吐馋涎 | 123 |
| 第 14 章 | 北斗阑干南斗斜 | 135 |
| 第 15 章 | 东边日出西边雨 | 146 |
| 第 16 章 | 黑云压城城欲摧 | 160 |
| 第 17 章 | 天下英雄谁敌手 | 172 |
| 第 18 章 | 因君临局看斗智 | 182 |
| 第 19 章 | 天地齐兮身不没 | 194 |
| 第 20 章 | 中含福星包世度 | 205 |
| 第 21 章 | 圣皇弓剑坠幽泉 | 217 |
| 第 22 章 | 蟠龙吐耀虎喙张 | 227 |



楔子

古物有灵知所适

西唐元宝十八年十二月，黄昏，紫雾峡。

空中黑云滚滚翻腾，天昏地暗。狂风怒吼，飞沙走石，远远望去，到处灰蒙蒙一片。

呼啸的风声里，隐隐传来吟诵声：“天山有雪常不开，千峰万岭雪崔嵬。北风夜卷赤亭口，一夜天山雪更厚……”声音断断续续，似有若无。

一道闪电陡然划过，将幽深的峡壑照得雪亮。

两侧峭壁如削，林海起伏。狭窄蜿蜒的山路上，长草纷摇，尘土弥漫，一个少年书生一手握着卷书，一手牵着匹瘦黑毛驴，一边吟诵一边漫行。

他面容俊秀，剑眉星目，头巾飘飞，青布棉袍猎猎翻卷，神色从容洒落，怡然自得，丝毫未受这罕见的腊月雷风暴的影响。

“轰隆！”

雷声轰鸣，毛驴受惊。毛驴浑然没有主人的豪情雅兴，“啊呀”乱叫，犟着脖子死活不肯挪步。

“你这只怠懒犟驴真是气杀我了。等到了长安，中了进士，瞧我不把你做成肉脯。”

少年书生无奈，摇头笑叱着从驴臀上的行李架里抽出一条青布，撕成碎片，将毛驴耳朵堵塞得严严实实，拽着朝前走。

风势越来越大，前方漆黑，影影绰绰。闪电如银蛇乱舞，“轰”地一声，一棵松树

突然被焦雷劈中，烈火熊熊。

轰雷并奏，声声震耳欲聋。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，被狂风夹卷着抽打在脸上，隐隐生疼。

少年书生喃喃道：“荒山野岭，哪有避雨之处？人淋湿了也就罢了，若将书浇坏了，那可了不得。”

他用油牛皮将行李架遮挡严密，牵着驴加快脚步，一边左右旁顾，寻找躲避风雨的洞穴。但两侧石崖坚壁，哪有洞隙可寻？

“哗啦啦！”

没过片刻，大雨倾盆，如乱箭攒集，劈头盖脸地打落下来，山路顷刻间变得泥泞不堪。

少年书生如落汤鸡似的顶着狂风暴雨，在崎岖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了一阵。周身湿透，被冷风吹刮，更是刻骨侵寒，一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
他正自微微发抖，突然看见前方不远处，红光隐隐，在黑暗中闪耀，正是灯光无疑。心中大喜，拉着驴大步赶去。

只见那灯光怪陆离，变幻无端，忽而姹紫嫣红，忽而青绿碧翠，将夜空映照得流离绚彩，妖丽难言。

书生大奇，忽想：“咦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哪有这么绮丽的灯火？难道是妖怪不成？”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不由停下脚步。

转念又想：“常言道‘不作亏心事，何惧鬼敲门’？我楚易向来光风霁月，坦坦荡荡，就算是遇到妖魔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”微微一笑，拽紧毛驴继续前行。

风狂雨骤，雷电交加。走得近了，那绚光霞彩反而渐渐地淡了下来，只剩下一轮浅浅的红晕，微弱地闪耀着。

借着闪电瞬间的强光，少年书生楚易发觉红芒闪处，竟是一座寺庙，红墙黑瓦，在茂密松林的掩映下，略显破败。

他心中一宽：“这彩光想必是寺庙法烛的神光。”当下再不迟疑，冒雨急行。

到了庙门，只见木门半掩，红漆剥落，檐前两盏灯笼昏黄摇曳，明暗不定，照着匾上的“普善寺”三个大字，颇为凄凉黯淡。

楚易抹去满脸雨水，整了整湿淋淋的衣冠，大声道：“在下闽地举子楚易，千里赴京赶考，途经宝地，恰逢风雨，望借宝刹一避。”

轰雷滚滚，悄无人应。

那庙门倒是“咯吱”一声，被狂风吹开一条大缝。里面黑漆漆的，那红光突然之

间倒像是完全熄灭了。

楚易又提高声音，反复报了几遍，依旧听不见半点声息。

他心下犯疑，但又不好贸然闯入。正自踌躇，毛驴突然“啊吁”一声欢鸣，一头撞开庙门，撒了欢似的跑了进去。

楚易待要拉住，已然不及，一时哭笑不得，脱口道：“你这不知进退的野秃驴……”

突然想起此语颇有冒犯和尚之嫌，急忙收口道：“各位高僧，在下无意冒犯。我说的乃是这乱闯山门的畜生，这……这就拉它回来……”揖了一礼，疾步追去。

寺庙里黑咕隆咚，只能隐隐约约地瞧见一些轮廓，好在“啊吁”、“啊吁”之声清晰入耳，此起彼伏。

他循着声音，借着微光一路追去，一边叫道：“犟驴儿，不要乱闯宝刹，扰乱高僧修行。”

那毛驴正自快活，又被布帛塞住耳朵，哪儿听得见他的声音。颠着屁股一路小跑，欢快地穿堂过殿，直往寺庙深处奔去。

楚易大感窘迫，不住地高声赔罪，但除了风啸雷吼，四周阴森森地寂静无声，偌大寺中竟似一个僧人也没有。

接连穿过空空荡荡的殿堂、甬道，始终不见一个人影，他心中惊疑不定，隐隐中越来越觉得不安，几次想要抽身退出。

但他家境贫寒，父亲早亡，那匹毛驴是寡母半年前为了他进京赶考，辛苦筹借了几两银子才买来的坐骑，行李架中又有仅剩的盘缠和书卷，几乎是他全部的身家，哪能这般轻易丢弃。唯有摒除杂念，穷追不舍。

大雨滂沱，他湿淋淋地到了大雄宝殿前，只见那毛驴绕着香炉鼎奔了几圈，冲着他“啊吁”一通欢鸣，屁颠儿屁颠儿地冲上了台阶，直往殿里钻去。

“这该死的瘟驴！”楚易又气恼又好笑，带着忐忑不安，追上殿去。

大殿内烛光如豆，佛像森严肃穆。

方踏入门槛，一阵狂风吹来，幡幔呼呼乱卷，烛芯滋滋轻响，灯光乱跳，突然熄灭。四周漆黑不见五指，空气中弥散着一股腥臭之气。

楚易环身四顾，心中怦怦直跳，低声叫道：“犟驴儿？犟驴儿？”

那毛驴也不知藏到了哪里，索性不吱声了。

楚易摸黑走了几步，脚下蓦地一绊，登时踉跄摔倒。他只道是那懒驴赖在地上，低声笑道：“犟驴儿？跟我玩捉迷藏呢？”伸手摸去，黏糊糊、冷冰冰的，也不知是什么。

忽然电光陡亮，轰雷交响，大殿陡然一片蓝紫透亮。

他“啊”地一声，寒毛乍竖，几乎跳将起来。

满殿青石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和尚的尸体，个个张口瞪目，满脸惊怒悲愤之色，胸膛剖裂，死状惨酷，鲜血淌了一地，有些已经凝结为暗紫色的薄冰。

闪电一没而过，殿中又转黑暗。

阴风呼啸，幡幔狂舞，殿中混沌森寒，周侧佛像似乎都在森然俯瞰，说不出的阴森诡异。

饶是他素来胆大，此刻也不禁心底发毛，再被冷风一吹，只觉脊梁骨也发起寒来，不自禁地牙关乱撞，微微颤抖。想要转身冲出殿外，双腿却酸软无力，连一步也迈不开来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狂乱的心跳才渐渐平息下来，蓦地想道：“难道是强盗劫掠寺庙，将这里的和尚杀了个精光？”

此处深山老林，盗匪众多，时有劫案发生，而寺庙通常又颇为殷富，这个推断不无可能。

他定了定神，又想：“楚易啊楚易，这些不过是枉死之人，你堂堂七尺男儿，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当下朝四周拜了几拜，大声道：“各位高僧，明日一早，在下了山，便到最近的衙门去报官，定将杀人的盗匪绳之以法，以告你们在天之灵……”

“啊呀！”话音未落，突然从右方佛像后传出毛驴的叫声。

“羴驴儿！”此刻楚易的心已经平定下来，经历了这小小的波折，在这遍地尸体的漆黑大殿里，听见毛驴的叫声，简直比仙曲神乐还要动听。

他精神一振，小心翼翼地摸索到了佛像后，果然闻见了毛驴的气味。

那驴儿“啊呀啊呀”地直叫唤，极是兴奋，毛茸茸的头伸了过来，在他身上蹭来蹭去。

楚易舒了口气，摸着这毛驴的脑袋，突然涌起故友重逢般的温暖欢悦之意。

“啊呀！”毛驴突然伸出湿嗒嗒的舌头在他脸上舔了一下，不等他叱呵，又一口咬住他的袖襟，将他朝前拖去。

“你带我去哪儿？”楚易惊魂甫定，又被它的殷勤弄得啼笑皆非，跌跌撞撞地摸黑前走。过了侧门甬道，到了后院之中。

当空一道闪电，又将四周照得明亮。

他惊咦一声，只见大雨瓢泼，遍地水花，泥泞里盘坐了两人，面面对，仿佛泥塑石雕一般，动也不动。

左边一人是个老和尚，白眉飘飘，袈裟起舞，胸前挂了一串赤红色的念珠。

右边那人头戴碧纱笼帽，面容清奇俊逸，紫衫玉带，腰间悬了一个银白色丝囊和一个一尺来长的玛瑙葫芦。

两人怒目相视，四手交缠，一团红光从彼此交叠的手中隐隐透出，紫气吞吐。

“方丈？”楚易试探地叫了一声。

见他们依旧神色古怪，毫无反应，他心里又开始怦怦乱跳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伸手探鼻息，心中登时一沉。

这两人果然也都死了。

楚易忽地好奇心大起：“是了，不知这两人至死争夺的是什么宝贝？”咳嗽一声，朝两人揖了一礼，道：“两位，得罪了。”小心翼翼地掰两人双手。

但那四手抓缠甚紧，一时难以掰开。他稍一用力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方丈的手指竟然断了。

楚易吓了一大跳，握着两节断指，脸颊烧烫，大感不安，急忙连连道歉。

毛驴在一旁探头探脑，早已等得不耐，忽然一颠一颠地跑了上来，“啊吁啊吁”地叫着，连冲带撞，梗着脖子猛地拱向两人交缠的手掌。

“犟驴儿，不可造次！”楚易失声惊呼，拉之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毛驴甩头舞脑，黑旋风似的撞了上去。

“啪啦！”那两人顿时一起翻倒在地，四手齐腕断折，一个紫红色物体骨碌碌滚落掉入泥泞中。

“呼！”泥浆飞溅处，忽然破舞出万千绚光，仿佛无数霓虹冲天怒射。

夜空红橙碧紫，流丽万端，就连密集的雨线也镀染了缤纷颜色，像是漫漫珍珠彩帘，随风摇曳。过了片刻，那霓虹才渐渐收敛黯淡。

楚易张大嘴，怔然直立，忽然忖道：“敢情先前看到的漫天彩光就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。”

他心中乱跳，缓步上前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将那东西拾了起来。

雨水哗哗冲洗，将泥泞尽皆刷去。幻光绚彩，迷离闪耀，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
他眯着眼睛端详片刻，方才看清那竟是个剔透玲珑的三足红玉小鼎，高不过半寸，周侧雕了两条细蛇，双双交缠，栩栩如生，在彩光的波动摇曳下，仿佛正迤迤飞舞。

鼎内万千彩光缭绕飞腾，轻烟似的阵阵冒了上来，又化成漩涡，回旋绕转，在鼎内沿壁激撞出迷离万状的绮光。隔着层层绚光，隐隐可见鼎底太极图案，两颗泥丸似的银白气丹从鼎底翻浮而上，滚滚飞旋，忽而又沉入鼎底。

楚易正自看得目眩神迷，忽然听见“喀啦啦”一阵叠声脆响，扭头望去，大吃一惊。这片刻之间，那两人竟已化成两具森森骷髅，散落满地！

他惊奇骇讶，不明所以。那毛驴却欢声嘶鸣，在白骨堆中跳跃奔跑，后蹄飞踢，将白骨踹得四下抛散，那玛瑙葫芦、银白丝囊、赤红念珠纷纷准确地掉落在楚易身前。

楚易气笑不得，正要喝止，忽然见它低头拱地，从泥泞里拨弄出一个东西，叼衔在口，一颠一颠地跑了过来，丢在他的身上，摇头晃脑，“啊吁”大叫，颇为得意。

楚易取来一看，是一个两寸见方的玉石匣子，通体淡绿，中间嵌了一块冰晶石，颇为圆润精美。

正待细看，空中闪电交加，雷声轰隆，风雨越发猛烈起来。

他猛地一个寒噤，“阿嚏”一声，周身发抖，冷不可耐。当下用那方丈的袈裟将满地散落之物全部兜了起来，拉着毛驴奔回寺庙后院的厢房，找到灶间，生火取暖。

楚易周身湿透，索性坐在火堆边，里里外外脱了个干净，裹着僧人的薄被，将衣服搭在架子上烘烤。

毛驴围着火堆打了几个转，懒洋洋地卧倒在地，嚼着嘴呜呜不已。

“羴驴儿啊羴驴儿，这些书得之不易，被你这般颠来颠去地折腾，算是全泡汤啦。”楚易从行李架里将湿淋淋的书卷取出，叹了口气，一本本摊开晾干。

毛驴扭过头，“哼哧哼哧”地喷着热气，极为不屑。

“羴驴儿，你的脾气忒大了吧？说你一句也不成？那就吃块蒸饼消消气吧。”楚易忍俊不禁，将干粮蒸饼放在火上烘了烘，撕了一半，丢到驴儿的嘴边。

毛驴看也不看他，翻着白眼，傲慢地一口叼了起来，哼哼唧唧地大嚼。

楚易莞尔，一边吃着干粮，一边将袈裟摊开，仔细地端详里面的物什。先前在暴雨闪电下瞧不清楚，此刻相隔咫尺，又借着火光，自然历历分明。

那赤红念珠原来竟是由三十六颗不同质地的珠子串成，其中既有紫珍珠、玛瑙珠、珊瑚珠等宝物，也有骨珠、琥珀，更有许多说不出名字的珠子。颗颗莹润光华，赤光流离，照得灶膛一片红亮。

玛瑙葫芦精巧玲珑，与那红玉小鼎放在一处，光彩辉映，奇丽万端。

楚易取起葫芦，轻轻摇了摇，里面丁冬脆响，也不知装了些什么。

“啊吁！”听到声响，毛驴一骨碌跳了起来，精神抖擞，引颈亢鸣。又一溜小跑到了楚易身边，探头探脑地凑热闹。

楚易旋开葫芦盖儿，朝掌心斜倒，滚出一颗黄豆大小的黑丸，馨香扑鼻。

正自端详，毛驴突然探过头来，一口吞了个干净。

楚易气笑道：“你这贪吃的犟驴儿！”见它摇头晃脑吃得高兴，心道：“不知这究竟是什么丸子？”忍不住也倒了两颗，小心翼翼地放入嘴中。

“哧”的一声轻响，那两颗黑丸入口即化，馨甘满口，清凉贯顶，整个人忽然飘飘欲仙。即而喉中一热，仿佛有一道熊熊火焰轰然卷入腹中，五脏六腑登时暖洋洋、热烘烘说不出的舒服快活。先前风寒雨湿的冷意顷刻荡然无存。

楚易又惊又喜，心道：“是了，这定然是驱寒辟邪的药丹。”

毛驴“啊呀”直叫，甩着尾巴，探过头来，吧咂着驴唇还想吃上几颗。

楚易摇头笑道：“你当这是蚕豆么？一颗接着一颗地吃。别人的药丸，咱们吃了几颗已经是大大的不该了。”

当下又抖了抖那银白色的丝囊，只听稀里哗啦一阵乱响，绚光耀眼，源源不断地倒出一堆东西。

满地五光十色，粲然灼目，尽是些奇珍异宝、铜器古玩。

楚易登时呆住。看了看那不过巴掌来大的丝囊，又看了看满地珍宝，简直无法相信这许多东西竟是从这小小的袋子里掉出来的。

毛驴欢声嘶鸣，死命地拱着满地的宝贝，极是兴奋。

“犟驴儿，这都是些什么？是了，那紫衣人多半便是杀死全寺和尚的强盗，这些必是他的贼赃。等明天下了山，咱们便将这些东西一并交给官府。”

他愕然地翻动着满地之物，随口喃喃道。他与这驴儿相处了几个月，彼此颇为熟稔亲切，心底早已将它视若老友，旅途寂寞，也常常与它这般“聊天”。

“啊呀！”毛驴瞪着眼，摇头甩尾，似乎在表示抗议。耳廓一动，突然转过脖子，用软乎乎的鼻尖顶了顶地上的那个玉石匣子。

楚易凝神翻看，忽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大感诧异。

透过冰晶石，可以清晰的看见匣中蜷缩着一个毛茸茸的银白之物，正在不住地颤抖。

他翻转玉匣，却找不着一丝缝隙开启。

摩挲片刻，不知触动了什么机簧，只听“吧嗒”一声，匣子突然打开。楚易双手剧震，白光耀眼，一个毛茸茸之物突然扑撞入怀。

他吃了一惊，低头望去，却见一只雪白的长毛狐狸蜷缩在自己怀里，低声哀鸣，可怜至极。

“啊呀！”毛驴低下头，瞪大眼睛好奇地盯着那狐狸看，想要伸舌舔它，却又不敢。

“好漂亮的狐狸！”楚易心中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。白狐一尺来长，雪毛柔软，

通体寒冷似冰，温驯地趴在他的怀里，簌簌颤栗。

楚易怜意大起，捂紧薄被，将它紧紧贴在胸膛，用体温烘暖。

他突然想起玛瑙葫芦内的驱寒药丸，急忙倒出几颗，用指尖捏碎了，塞入白狐的口中。

白狐低着头，不住地颤抖，柔软的舌尖舔过楚易的指尖，弄得他又麻又痒，忍不住失声大笑。一连吃了三颗黑丸，白狐那寒冰似的身体才渐渐回暖。

楚易原本还想喂它几颗，但摇了摇葫芦，已经空空如也。

于是他又撕了几丝蒸饼，在水里浸软了，送到它嘴边，笑道：“没有药丸了。你吃点东西吧，这是我娘做的蒸饼，又甜又软，好吃得很。”

白狐怯生生地抬起头，黑漆漆的眼珠凝视着他，粉红色的小鼻尖蓦地轻轻颤抖起来，眼中似乎有泪水泫然，将流未流。

“呜——”白狐忽然温柔地呜呜几声，像是撒娇似的往他怀里钻了钻，小口小口地吃起蒸饼。

喂完白狐，楚易穿好衣服，将满地珍玩重新收拾入丝囊，把那红玉小鼎、玛瑙葫芦、玉石匣子和赤红念珠也一并塞了进去。

丝囊看似极小，其中却似另藏乾坤，尽数收入，也不见丝毫鼓胀，掂在手里也是轻飘飘浑然无物。

楚易惊喜忐忑，知道此袋必是宝物，刹那之间，不由动了一丝将其据为己有的念头，但转念又想：“君子不取分外之物。我如果占为己有，和那些强盗又有什么区别？”脸色不由泛红，他打定主意，明日一早便将所有宝物交与官府。

他这一日走了许多路，又经历了这些奇异之事，早已疲惫万分，此刻心情既定，顿时觉得困意重重，打了几个呵欠，抱着那白狐一起钻入被子，在火堆边躺下，没过多久便沉沉睡去。

只听见身旁木柴“噼啪”作响，夹杂着毛驴“啊吁”的叫声，依稀还有些什么奇异的声响，然而他却听不见了。

恍惚中，似乎有一个温软柔腻的身子紧紧地将他缠住，异香扑鼻，耳边不知是谁在呵着热气，伴着轻柔甜美的笑声，像是春风拂过耳梢，又麻又痒，直浸心底。

“犟驴儿，别闹……”

楚易嘴角含着笑，迷迷糊糊地挥了挥手，那笑声顿时消失了。

梦里碧水如带，春暖花开，他骑着毛驴纵情驰骋在故乡的晨风里，挥舞着进士及第的金花帖子，向着在河边浆洗着衣裳的母亲欢笑大喊……



第1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楚易一觉醒来，已是翌日清晨，耳边鸟鸣啾啾，寒风呼啸。体内却似有暖流回旋，精神奕奕。

睁开眼，蓝天如洗，阳光在树梢间灿烂地闪耀着。毛驴正低着头，瞪着眼，与他四目相对，嘴里“吧唧吧唧”地嚼着干草。

他忽然想起昨夜之事，蓦地坐起身来，刚一环顾，心中顿时大凛，“啊”地失声大叫。

身在崖顶山坡，四周松林如海，荒坟错落，枯草纷纷摇曳，他的身上盖着一堆厚厚的草垛。哪里有什么寺庙？哪有什么僧人？

楚易脑中一片迷乱，难道昨夜之事竟是一场幻梦么？

他猛地掀开草垛，那只白狐也浑然无踪，但在他身边，赫然横放着昨夜那银白色的丝囊！

他心中大震，将那袋子倒提抓起，轻轻一抖，眩光闪耀，琳琅满目掉了一地，昨夜的那些珍宝赫然在目。

他脑中愈加迷乱错愕，亦真亦幻，一时之间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，看着四周荒凉的坟头，寒意森然，突然想到：“难道……难道昨晚当真是撞鬼了？”

定了定神，将珍宝重新收纳入囊，这才蓦地发现那红玉小鼎、玛瑙葫芦、玉石匣子和赤红念珠竟然全不见了！仔细回想，明明记得自己已将这四件物事塞入囊中，怎么会消失了呢？心头不由又是一阵发冷。

“啊呀！”毛驴等得不耐，叨着他的衣襟，似是催他起来。

楚易茫然起身，将摊放在地的书卷一一收起，放进行李架里，牵着毛驴往山下走去。走得几步，突然发现满山枯草中横七竖八地躺卧着众多野兽的尸体，虎狼鹿羊，交叠横陈，均是膛开肚裂，鲜血淋漓。

“难道昨夜那些和尚尸体都是这些畜类所化么？”他陡然又是一惊，冷汗满背，仿佛掉入深不可测的冰渊寒窖。

这时，不远处的山林中突然响起阵阵豪迈的歌声，树叶沙沙，群鸟惊飞，几个猎户背着弓箭，提着矛叉走了出来。

看见遍地兽尸，众猎户大为惊愕，纷纷叫道：“喂，读书的娃儿，这些野兽都是你杀的？”

楚易思绪混乱，也不应答，高声问道：“几位大哥，请问这里附近有什么寺庙么？”

众猎户愕然道：“荒山坟地，哪有什么寺庙？”

一个猎户哈哈笑道：“小娃儿，莫非你杀了这些野兽，心里悔改，想要出家当和尚么？”

众猎户自觉有趣，齐齐大笑。

楚易心下森寒，知道自己果然是撞鬼遇妖了，登时一阵莫名的后怕。无心回应，又道：“几位大哥，请问最近的官府在哪里？”

众猎户指了指北边山峦叠嶂处，笑道：“过了飞云峡、仙人岭，就是万寿县。小兄弟杀了这些生灵畜类，若想投案自首，去那里便是。这些尸体就交给我们来处置善后吧。”说着又是一阵大笑。

楚易此刻恨不得插双翅膀离开这里，笑了笑，拱手作别，牵着毛驴径直往山下走去。

山路迂回，两侧青松横斜，怪石嶙峋，桀然天半。远处数峰耸立，横云断雾，清丽如山水墨画。

如果是昨日，楚易必定沿途观赏，和景吟诗，但此时毫无心绪，思潮汹涌，只是不断回忆着昨夜怪事。倒是毛驴“啊呀”不绝，健步如飞，甚是快乐。

时值腊月，寒风如割，下山时一无遮挡，原该颇为寒冷，但他体内却暖洋洋的毫无冷意，全身仿佛充满了使不完的气力。

意识到这一点，楚易心中不由又是“咯噔”一响，猜想多半是昨夜那两颗药丸之功。但那药丸既是妖鬼之辈所有，自己妄服滥用，焉知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结果？

心中忐忑，惴惴不安。

但他单纯豁达，忧愁怨怒素不久长，转念又想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一切世事，上苍自有安排。我又何必杞人忧天、自寻烦恼，听天由命就是。”一念及此，顿时大为轻松。

走了片刻，看天高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白云悠悠，碧水遥遥，楚易的心情又渐渐舒畅明亮起来，重新吟诗诵文，聊遣寂寞。

下了山，穿过一片山谷，便回到了官道。西唐官道颇为齐整，每三十里便设有一个驿站。

昨日楚易为了寻求捷径，横穿山脉，这才困在紫雾峡中。经此一事，心里发毛，不敢再孤身乱闯。当下翻身骑上毛驴，沿着官道，朝万寿县进发。

到了中午，官道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三五成群，几乎都是前往长安赶考的举人。其中大多是富家子弟，不是肥马轻裘，就是金轮彩车，身边还跟了不少书童仆人。

车轮辘辘，蹄声嘚嘚，众人谈笑着从楚易身边经过，见他青衣布鞋，补丁错落，形孤影单地骑着一匹瘦黑毛驴，旁若无人地吟读诗书，无不指摘大笑，极为不屑。

楚易微微一笑，不以为意。他家世贫寒，由寡母、族人养大，生性单纯磊落，安贫乐道，对于奚落鄙视向来毫无所谓。此番进京赶考，更不是因为贪慕荣华富贵，只是想为国效力，光耀族门，不负母亲栽培养育。

中午时分，楚易到了仙人岭驿站。

此处距离万寿县尚有三十余里地，正好又是两条官道交汇之处，马嘶人语，极是热闹。

他离乡半月，所带的蒸饼干粮昨晚已经吃光，这时早已饥肠辘辘，闻见酒肉饭香，更觉难耐，当下牵着毛驴朝驿站里走去。

驿站雄立河边，主楼高达三层，钩檐飞角，红墙绿瓦，颇为壮观，乃是来往官差休息打尖、传递各地公文的所在。

主楼后是连绵数十间的房屋，多为酒店旅舍，中间横隔了一条青石板大道。

此刻青石板路两边早已停满了马车、骏马，两旁的房舍里人头耸动，高谈阔论之声嘈杂相闻。

楚易牵着毛驴，在房舍前停下，正要将在廊柱边拴好，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一声盛气凌人的叱呵：“小叫花子，你的小瘦驴也敢和本公子的‘赤兔马’拴在一起？别怪本公子没提点你，小瘦驴儿若被我的宝马一蹄子踢死了，你可就得走着进京啦！”

话音未落，房舍内哄笑声大作。

毛驴似是听懂了那人话语，扯着脖子“啊呀啊呀”高声大叫，撅臀踢腿，极是愤怒。旁边一匹赤红如火的高头大马扭头看了看，默然不屑，低头吃草。

房舍中人见状更是一阵狂笑。

楚易心里微微有气，摸了摸毛驴的脖颈，默不作声地将它拴好，走入房舍。见左面的桌子尚有空位，便走了过去。

刚到桌边，一个锦衣高帽的年轻公子便从座上笑嘻嘻地站了起来，伸手一拦，扬眉道：“小叫花子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驴是畜生，不知道分辨地方也就罢了。你好歹也是一个人，难道看不出这里不是你该坐的地方么？”声音轻狂张扬，正是适才发话的贵族公子。

众人闻言又是一阵哄笑。楚易不愿与他争执，只微微一笑，转身朝其他座位走去。

刚想坐下，又有一个人起身将他拦住，笑道：“这位仁兄，不是在下不让你坐这儿，只是你若是坐在这里，这满桌之人岂不是都让那位公子瞧不起了么？”

众人轰然称是。

楚易忍住气，只好转身寻找其他座位。岂料满屋中人竟像是串通一气，都有心拿他开涮解闷儿，待他一走近，便立时纷纷起身，笑嘻嘻地又是作揖又是行礼，将他赶开。哄笑之声此起彼伏。

那年轻公子见众人都支持自己，一起作弄这穷书生，大为得意，笑道：“小叫花子，你耳朵聋了还是傻了？抑或你也是只蠢驴精变的，所以听不懂人话么？小二，快快领他到外面石柱，送他一捆干草，记在我李公子账上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，纷纷拍案叫绝。

楚易单纯朴直，向来与人为善，一生之中从未受过这等无谓的侮辱，听到满堂恶意而尖锐的嘲笑，心中又是愤怒茫然，又是委屈气苦，想不出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。当下一言不发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

年轻公子阴阳怪气地笑道：“哎呀，你沾了一身人气回去，也不知你那驴儿兄弟还认不认得你？小心被它一脚踢伤了身体。”

众人闻言，哄笑更甚。

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淡淡道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李公子这么了解驴的心声，想必和它属于同类了？”

楚易一怔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